



卡達耶夫著

# 妻

磊然譯



卡達耶夫著  
(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

磊 然 譯

妻

( Ж Е Н А )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五 年

艾爾米勞夫

(В. Ермилов)

## 卡達耶夫底戰爭中篇小說

這篇中篇小說講到的是偉大戰爭時期的蘇聯後方，撤退到庫鬻希夫(Курбмышев)去的莫斯科的一家大工廠的生活，在這些時期中來到機器前工作的人們，全民族對於勝利意志底熱烈的爆發，和忘我的勞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損失之悲劇也熔煉成爲鄭重思慮過的廣激的勞作了。

小說中講到將私人的悲傷熔煉成爲工作的熱情的那幾頁寫得很好。小說底女主人公是一個年青的婦人，工廠工程師，她底丈夫是一位飛行員，空軍驅逐機聯隊長，他在前綫戰死了。她不向任何人訴說自己底不幸，她半自動地履行她每天的工作，服從工廠生活底習慣，過着懷念過去幸福的隱祕的生活。這小說的「闡述」很富於戲劇性。有一個年老可敬的生產者是廠裏最優秀的史達哈諾夫工人之一，是在戰爭時期回到機器旁工作的領年俸者，他突然「弄壞」了他全部製造最重要零件的日常工作。這使工廠陷入了將要停頓的恐慌。女主人公緊張着的枯澀的，抑鬱的隱祕的悲哀完全爆發了，她對這年老的工人加以暴跳如雷叱責，命令他放下工作，『我底丈夫死在前綫！』她脫口而出地說道。後來她纔知道，這老人在前一天接到了可怖的噩耗：德國人獸性地殺滅了他留在故鄉的全家，殘忍地強姦了他底女兒，一個十五歲的姑娘。

我們在讀卡達耶夫中篇小說底這幾頁時是不能無動於中的——這個老工人怎樣不能立刻理會到爲什麼責罵他，默默地站在他底機器旁，聽着他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可怕的非難，小說的女主人公後來知道了他的

不幸後，怎樣沿着庫璧希夫的夜闌人靜的街跑到宿舍所在地的城市的另一端，還有她和老人的談話，她最後怎樣流下淚來。當她夜間剩下一個人時，她怎樣為她死去的丈夫、為愛情、為破滅的幸福、為那老工人和他底受磨難和被殺滅的家庭、為受辱的我們祖國底土地而痛哭。她在這一晚中怎樣非常地長成和在心靈上堅強起來，她重又回後到實際的生活中去，回復到熱情的、復讎的神聖的工作，大家怎樣熱中地來着手做事情，來復興工廠的榮譽，兩個失去親人的人，一個年老和一個年青的，怎樣一同友愛地工作着，日日夜夜不離開機器，忘記了一切，把整個的心靈，全部的愛放在死者們的身上，祖國底土地上、自己底勞作上和自己神聖的復讎上。關於我們底時代，關於在這時代中蘇聯人民相互間的特殊的愛，這裏卡達耶夫說出了某種非常真實而必需的話。在這些書頁中我們感到我們時代的炎熱的暴風底氣息。

小說底主題是內在的，詩謎的，音樂的——這是個人底破滅的幸福與祖國底幸福，向生活的兇手和敵人之復仇，和幸福底未來的勝利等的主題。這就是第七交響曲的主題。小說底女主人公在庫璧希夫的文化宮內聽第七交響曲時，她眼前重又浮現了小說內剛敘述過的她底全部生活。她回憶的過程是和第七交響曲的過程相符合的，這小說彷彿變為音樂底言語的表現。這增加了小說底抒情的主題，這也向讀者說明，為什麼它裏面有這麼多的海底形象；透過戰爭時代的恐怖陰霾而發光的克里米亞的平靜的風景，海立直起來，像音樂的幸福底形象，這幸福要永遠打退我們底敵人，但是它是永遠不離開我們的……

卡達耶夫的小說底敏銳性是在太平生活與戰時生活底許多對比形象之交錯與對照。我們從現在的日子看過去戰前的日子，又從過去的日子看現在的日子。我們是不是應得我們底幸福，我們的愛，我們生活中愈來愈熾烈和堅定的一切光明？

是的，我們是應得的，我們這樣的作戰和工作，曠古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曾經像我們那樣作戰與工作過的。我們能用自己底力量挽回這次世界大戰的整個過程，使人類之敵面對他們可怕而殘忍的滅亡，我們還給人類以自尊心。

須要聲明：讀者在讀這小說時所感覺到和所想到的，並不完全能在

其中找到表現。但是批評必定要指出表現底尺度，盡可能地區別出藝術的現實性。那末這小說底藝術的現實性是怎樣的呢？

在「妻」這部小說中明確地表現出了卡達耶夫底天賦的特質：這些特質在像「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及「霧海孤帆」（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等作品中，是我們所熟識的。

卡達耶夫是一個卓越的畫家，他底描寫是抒情的，他是抒寫風景的聖手。在他描繪的圖畫中有許多天空，光綫的幻變，輝煌的色彩。這些圖畫以繪畫底浮彫性和明晰性、富於精確而纖細的描寫為特色。卡達耶夫的特色是結構的藝術，耐久而輕快的構造底完整性，主題的發展和從一種氣氛轉到另一種氣氛的變化底那樣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為美的事實。

這一切都是中篇小說「妻」中所有的。海和克里米亞被描寫得非常美。譬如在從上面俯瞰海時所傳達出的高度的感覺：

「從上面無法了解它是不是平靜的，彫在它那巨大的海面上波濤底皺紋看上去覺得這樣的細小，而且好像一動也不動的。海像一座荒涼的石頭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上面灑着黃沙。從那邊吹來浩浩蕩蕩的，了無塵埃的風，它捲住衣服，把它吹往一邊去。」

卡達耶夫底近作的題材，他底主人公們，主人公們底命運，環境和際遇等的特色是集體性。卡達耶夫強調地指出了他底主人公們是衆人中的一部份，他們底命運，也就是衆人的命運。中篇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的西蒙·考特考和索菲亞是這樣的，中篇小說「妻」中的主人公也是這樣的。

同時，卡達耶夫底作品沒有性格和個人命運的真正的個人化。

這妨礙他達到真正的「集體性」：一般性當然祇存在於個別性和特殊性之中。

俄羅斯文學中有一位偉大的宗師，蘇聯作家必須從他那裏多多學習解決關於集體和個人的美學問題。這個人是柴霍夫，他底主人公們，像許多在他們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們一樣，和他們自己底階層並不矛盾，而是它的深刻而典型。同時他們底「共通性」並不表示出他們個

人描寫的貧乏。

像在『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那樣的作品中，主人公沒有深刻的個人化不但是沒有妨礙，甚至更增助達到富有詩趣的完整性：因為作品的樣式要求如此。這小說是用友誼地諷刺和取笑地親昵的樣式寫成的。同時還和民俗學及民間傳說底法則一致，因為在這一類作品中主人公祇不過是「指定」負擔羣衆命運的人而已。在卡達耶夫這一部新小說中，個性化的缺乏已是作品的缺點。

卡達耶夫的主人翁和他們命運底「共通性」將皮相和「矯揉做作」的痕跡堆集在他底作品上，這時作品的技巧、結構、描繪和形式又變得顯著了，因為正是那些以本身的深奧引人入勝的活生生的性格，私人命運底特別的急變，才是讀者有興探索和將在其中探悉時代、民衆和國家底共同的命運的——正是爲了這一點，才使讀者忘記「文學」。當然，深刻地個性化的性格之缺乏與人類命運引人入勝的展開之缺乏是可以用講故事者本人的抒情形象之深刻和豐富來補償的；但是在卡達耶夫的作品中我們並沒有找到什麼完整而有力的「無形的」形象。由此在他底作品中凡是有詩趣的地方都有「美文學」侵入的痕跡，——這就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將美文學和詩對立的那種意義。

事實上，卡達耶夫這部新小說中的主人公們的個性化是非常微弱的。女主人公底丈夫安得列簡直是沒有個性的，他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人。安得列底人物不是藝術家創造的產生，而是拿了一個現成的：這彷彿是大家熟習的「契卡夫」底有力的形象之慘淡的反映。外貌、伏爾加流域的口音、愛伏爾加的熱情——這一切都是借用來的，而關於內心的形象却祇能加以揣測了。安得列底軍功和他底戰死，好像是新聞通訊中所描述的，而並不是以重建一個不可重複的英雄形象爲他的任務。安得列所發表的思想，似乎也是沒有個性的，並且不大有趣味的：舉例來說，像他對於人類史上的戰爭與和平等等的議論。

小說的女主人公，在本質上也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婦人。在她身上很少有一種能使她顯出和蘇聯其他許多年青的好婦人特出不同的地方。並且，幾乎全部故事都是由她的名義述出的這一個事實，妨礙了她底形象的活的感覺：這種敘述是太「文學氣」了；而且作者也並不以使

它像一個關於她自己身世的真實的故事為任務。還有一點，卡達耶夫有時是改變風格的：在呈獻給第七交響曲的卓越的幾章之中，有一章我們突然碰到這樣較低劣的美學派的「發明」：「光榮和死亡在荒涼的戰場上用巨大的磨光的石板堆成自己底陵墓。死亡放上黑色的曹灰長石的石板，光榮放上紅色的花崗石。」這已經是從什麼「近代派」詩學中取來的東西，對於我們這時代底嚴峻而簡樸的偉大性是很陌生的。

卡達耶夫小說對於主人公個人命運的問題也是像對於性格一樣地處理的：這也是「籠籠統統」的命運，其中沒有個人的，特別的境遇。這使人產生一種印象，以為作者對於這些主人公們，對於他們的不可再得的命運沒有特殊的興趣。小說的趣味是在另一方面：在它底詩情畫意之中，在忠實地傳達出我們底生活的氣氛之中，在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勞動以及我們在一九四二年非常時期底鬥爭等等大量的精確的細節和潤飾之中。這也是說明卡達耶夫的作品是有真實的詩意的。他這部中篇小說是描寫祖國的英雄時代的愛國主義的作品。



卡達耶夫是蘇聯大作家。以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德薩（Одесса）城的一個教員的家裏。從七歲起就開始寫詩，幻想做一個作家。

他的文學生涯遠在革命前就已開始。他的聲譽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在他的中篇小說「浪費者」（“Растратчики”）和「父親」（“Отец”）以及突梯的喜劇「方枘圓鑿」（“Квадратура круга” 一譯「紅色新婚曲」）出現之後，乃見大噪。後來又出現了新的作品，使他的名字擠入蘇聯大作家之列，其中有長篇「前進吧，時間！」（“Время вперед!”，一九三一年出版），中篇「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關於兒童的中篇「孤舟白帆」（“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一九三六年出版）。後兩篇中篇都經改編為劇本，幾乎在蘇聯所有戲院上演，頗獲成功。影片「孤舟白帆」更在全國銀幕上上映。

因文學工作豐富，卡達耶夫會獲得政府獎予的列寧勳章。自開戰以來，他時常發表軍事生活的短篇小說，並寫了一個劇本——「老家」（“Отчий дом”）以及中篇小說「妻」（“Жена”）。





# 妻

## 一

卡車沿着破壞崎嶇的道路上顛播着。砲彈在箱子內互相撞擊。我時時刻刻得聚精會神地以免飛到車外去。途上迎面而來的和同路的汽車揚起了濃厚的塵埃。我們在它那窒息的，中央黑色的雲中疾驅而過。頂在頭上的外套一些都不遮塵。它在頭上是更熱些。汗從帽舌下面流下來弄得眉毛癢癢的。我看見自己底發黑的鼻子。每一次顛簸時便有一陣灰塵從偽裝的乾白樺枝上飛到眼睛裏來。

天空密佈着薄薄的，炎熱而乾燥的灰色的烏雲。非常高的，異常茂密的裸麥在四周一直聳立到天邊，它已經非常白了，並且在暗藍灰色天空的背景上顯得更白些。在許多地方它被打倒了分佈在剛被打穿的彈穴四周，這些彈穴內部滿佈着暗藍色的鐵屑。

有時天空現出六架一隊或九架一隊的德軍轟炸機，那時我們的司機一個乍輕的，怒冲冲的，帶着保衛史大林格勒賞牌的上等兵腰部從車箱的窗口伸出去，昂面向上。他鬱憤地拉動速度底杆並且盡全身之力開足馬力。汽車似乎跳躍着更快地向前疾馳，可是爆炸震動的波浪，激烈地在後面擊來衝在地上，爆炸一個比一個厲害地在路旁的裸麥上面站立起來。

當汽車停下來，司機帶着兇狠的面孔將水從桶裏傾入沸騰的冷卻器時，在西方聽得大砲發射連續的響鳴。

這是我們進攻奧遼爾（Орел）的第三天。午餐後我從坦克隊的參謀部走出來，打算乘一輛順路汽車在日暮前達到前方。可是因為軍隊一直在移動，所以給我的路線是最概略的，我又沒有地圖。道路上行駛着許多汽車，可是為我適合的並沒有。這些汽車帶着我，走了兩三公里，然後便轉彎了，於是我又獨自留在十字路口，舉起手來站着，不耐煩地等待着適當的汽車。我已經這樣換了四輛汽車，可是在它們中的間隔我已經步行了約有六公里。最後，我運氣來了。載着砲彈的縱隊來了。它正是往我需要的那裏去的，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愈近前方，景色愈覺黯淡。每一步都可看出昨日交戰底可怖的印跡。風從被蹂躪的田野中送來一陣未移去的，由於七月的酷暑非常迅速腐爛的屍體底惡臭。在遺棄在田野中德軍大砲及表面燒焦了的彈藥箱的旁邊凌亂地堆着一堆空的彈藥筒囊。有時在擊倒的裸麥叢中可以看見帶着黃色和黑色十字的容克式飛機底殘骸，輕而大的尾部帶着殺人的巴高舉着。到處橫着踏碎的飛行帽，機鎗槍保彈帶，射通了的鐵箱。在道旁由塵埃變為黑色的叢生野草上掛着灰綠色衣服的襖襠。周圍沒有一指距的土地上戰爭不留着它底悲鬱的痕跡。

但是我特別想起在一個完全燒盡的鄉村出口的一小塊土地。灰燼還在冒烟，淡粉色的餘燼在它底厚厚的灰色層下呼吸着，微弱地透露出來。普通在火燒的場所上祇有煙囪突出。可是在這裏連煙囪都沒有。一切都和土地一樣的平坦。祇有一顆燒焦了的樹斜立在爐子的瓦礫上面。可是在我所看見鄉村出口的那一小塊土地上甚至連灰燼都沒有。你可能會想，在這塊土地上根本已經不能有什麼生存，甚至連火都不能。這是一

塊絕對的死田，它化爲黑石，整塊的田似乎傾上了溶岩。在這塊死石上橫着兩個腫脹了的好像是用樹脂做的德國人屍首，帶着白色的炸破的眼睛和栗色的，燒焦了粘在地上的頭髮。四輛毀壞的坦克在不同的狀態下互相靠近地立着——三輛是德軍的，一輛是我軍的，一隻穿着釘着發亮的釘子靴子的脚從它那破壞了的昇降口向外突出一匹德軍的轎重馬，身上釘滿了綠色的蒼蠅。撐着帶着大而破裂蹄的，抖慄的脚站着。它，蒼白的，盲目的，好似幽靈似的站在路中間。它不能從原來的地方移動，汽車就讓開它繞道而行。

三個鄉下人——老頭兒，老婦人和懷中抱着嬰孩的少婦，——匆促地趕着一隻牛，推着一輛滿載着包袱的小鐵輪的小車。碰着死屍便跨越過它們，他們幾乎是在這死亡的地帶上奔跑着。

此刻在出口的後面是十字路，一個年青的，面目嬌好的女子拿着文書挾舉起手在那裏站着，她身上穿着一件縫得很合身的帶着下垂的闊袖的藍大衣，頭上戴了時式的方格子的頭巾，她的惹人注目處是在她底外表與她所在地方的不能調和。假如她不是她的從頭到脚的滿身的灰塵，那末可能會想她是站在莫斯科，史微爾得勞夫（Свердлов）廣場的一個地方在等電車。

司機不情願再多停一次。他做出沒有注意的樣子，想掠過去。我用拳頭敲敲車箱，司機煞車了。

她走近汽車踏板，請帶她一段路。

「往那裏去？」我問。

「您瞧。」她帶着爲難的微笑說，「老實說，現在我已經自己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我在探尋一個軍隊。可是此刻一切都在移動，誰也不知道什麼。我從大清早走起無論如何也走不到。或許您知道這個軍隊在那裏……」

她說出了戰地郵局的號碼。

「可惜，我不知道。」

「那末我怎麼辦呢？」她幾乎絕望地說。

「您大概是志願雇員吧？到服務的地方去嗎？」

「不，我是探尋我丈夫的墳墓。去年三月他在前線死去。直到現在

他底墳還在德軍佔領的領土上。可是現在當進攻開始時，我希望……」

「您有通行證嗎？」

「唉，原諒我，我忘記了一切。」

她以習慣的動作從皮夾裏拿出文件遞給我。這是前綫參謀部發給妮娜·彼得勞夫娜·赫魯斯泰連華亞（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русталева）的軍隊正式的通行證。

「好，您去的那個軍隊是什麼呢？」

「是我死去的丈夫指揮的驅逐飛行聯隊。我有朋友在那裏。我祇要到了他們那裏，那裏已經……怎麼會的呢？多麼荒涼的景象啊！」

她以美妙的，淡灰色的明鏡似的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在她底眼睛中悲哀多於恐怖。

「或許，您對我有什麼勸告嗎？」

「我唯一能供獻您的——便是把您送我自己要去的那個部隊底幹部那裏。可能，那裏知道你們驅逐聯隊的呼號而可以通電話，他們知道您要往他們那裏去嗎？」

「當然，他們等待着。」

「既然如此，您決定吧。」

「好。」

她毅然地捲起大衣，把腳放在車輪上。我伸手把她拖進汽車，她和我並排坐在自己底文書夾上，背倚着車箱，腳擱在砲彈箱上，我們行駛着，在淺的凹地上跳躍着。天色暗了。黃色的月亮在滿佈塵埃的天空裏柔弱而窒息地照射着，從地平綫上的四面漸漸可以看見火災。被撤退德軍放火燒的樹木和穀物燃燒着。風和焦臭味一同繼續帶來一陣窒息的屍體的穢臭，可是有時其中突入一陣柔和的涼爽的完全是另一種的空氣，這是開花的蕎麥底輕微的迷人的香味。

「您瞧，」妮娜·彼得勞夫娜突然響聲地說，她希望在汽車轟轟之聲中能被聽得出，「這豈不是我們祖國的奧遼爾的土地。俄羅斯底心臟。您祇要細細地想想這一件事。您便懂了。突然德國人來了。一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他們為什麼在這裏？依照什麼權利呢？不，對這件事是不可能和解的。想到這個叫人不能不生氣。他們方才對我們的土地做了些

什麼好事！這些流氓……」

她緊握了拳頭靠近口旁，她底令人迷惑的，被灰塵弄成灰色的面龐，目不轉睛地向我看着，她底雙瞳中明鏡似地反射出火災的紅光。

「哪，我並不羨慕牠們，」她從牙縫裏迸出了這句語，迅速地從皮夾裏取出一塊手帕後，她開始用力地擦臉，好像努力要拭去眼睛下面的灰塵，——它們爲了一切，爲了這件事向我們哭了，絕對地爲了一切。爲了我們底每一小塊被他們侮辱的大地。爲了我們底每一滴眼淚，確信吧，爲了每一件事！

## 二

天空不斷地在發光，絳紅的北極光在烏雲中痙攣地抽動着。照明彈底特別炫目的黃色的光彩懸掛在西方全部地平綫的上面。戰綫蜿蜒着閃光着，好像燦爛發光的平鋪大道。

我們轉了灣開始下降到一條黑暗的峽谷。在那裏進行着大隊人，砲，坦克底迅速而祕密的行動。

卡車很快地停下來。

「彷彿是這裏，」司機走出汽車仔細地觀察着說。

我們爬出來，伸伸直麻痺了的脚，立刻三個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黑影向我們走來，電筒照了我們馬上就熄了。

「司令部的巡邏兵，」一個不響的聲音說，「口令呢？」

「鐵門，」我說。

「中校同志，往那裏去？」

「往聶卻也夫農場。」

「在這裏。」

「陪我到參謀長那裏去。」

「這個女人呢？」

「是和我一起的。」

天際顯着地明朗起來。月亮相當燦爛地照耀着。山峽右首的整個長度爲月光所照射。左首浸沉在陰影中。他們領我們沿陰影的一邊走。後

來我們開始上一個傾斜的，倚在月色天空上的斜坡。天空被日間殘餘下的白雲遮蔽着。我們面前的山坡中間長了一簇很大的暗色的灌木。在灌木中打字機底流利明晰地喀地響着，一行的終尾有鈴聲一響。一個從容的聲音口授道：

「……逗點，從東北方繞過上述的高峯，逗點，進行抵鐵路綫，逗點，在那裏發見……」

巡邏兵敲了一扇門。它打開了。一道黯淡的光綫映在我們身上。巡邏兵站在四面裝着截下來的小松的公共汽車的腳踏板上。他低聲通報我們的來訪。

「過一分鐘，」那個聲音說了又趕快口述道：「在那裏發見三輛敵人的坦克和兩架自動砲，逗點，掩沒撤退敵人底左翼，句點，進來！」

我們走進公共汽車。在裏面極小的遮暗的小燈下的桌旁坐着一個戴航空員制帽的姑娘，她把亞麻色頭髮的頭放在恩特華打字機的巨大圓筒上，她已經利用休止的幾分鐘睡了。

「不過，請快些走過來把門關上，要不然，你知道，這裏不分日夜地飛着，」穿着綢青色的毛布操服的參謀長說。他帶着兩個勳章——列寧勳章和紅星勳章——和繡着坦克的寬肩章。他不時去摸摸他底多肉的圓大的，剃得光光的發青的頭，眯緊着眼睛伸手拿我的證明書。他拿了它，走近罩着用縲紙做的尖圓形紙罩的小燈，戴上玳瑁邊的圓眼鏡，這麼一來他底黑黑的，被太陽晒得發紅的臉突然變為年老而和藹起來，他不慌不忙地一張一張的讀了兩遍。此後他把文件準確地一摺四交給我。

「我知道，」他說，「軍隊參謀部已經通知我了。您怎樣來到的？平安嗎？路上沒有炸嗎？我們這裏昨天有十二架行軍飛來，毀壞了六個人和一輛客車。開始現出活動了，這位同志是和您一起的嗎？」

妮娜·彼得勞夫娜從皮夾裏取出她底通行證遞給他。上校同樣仔細地讀了它，後來摺了四下交給她說：

「您怎麼會跑。我們這兒來的？迷路了嗎？這是有的事。」

她簡短地述了她的歷史。上校搖了在黃皮匣內參謀部的電話搖手，對聽筒說：

「給我月下香，是月下香？這裏是第七隊，你們已經和葉尼塞有聯

絡了嗎？那末讓我來，喂，莫斯科怎麼樣？藝術劇院已經恢復原狀了嗎？」他回過來向着我，可是不等回答，立刻就向聽筒說：「是葉尼塞嗎？這是第七機關。這是誰？您好，您已經移定了嗎？那末，恭賀新居之喜。請聽，是怎麼的一件事。您不等待什麼後方的來客嗎？等待着？那末，放一部汽車到我這裏來，她坐在我底公共汽車裏聽地雷爆裂，這樣不好。妮娜·彼得勞夫娜。一點不錯。唉，你們這班紳士們！我不知道這事怎樣發生的。您知道得更明白些，好，我告訴她，你們那邊安靜嗎？我們這裏暫時也是的這樣。明天不知道怎樣。再見。」

他放下聽筒搖斷了電話。

「妮娜，彼得勞夫娜。這樣，一切都很好。早上便有車子來接您。而暫時不知道供獻什麼給您。您知道，我們是在行軍。連帳篷都沒有。一切東西都在第二輛軍行列車裏。我們睡在小灌木底下。當然，可以把您安排在這裏，所謂的事務室裏。祇是您在這裏恐怕睡不着：一會是電話，一會是打字機。」

「不，不，請別費事，」妮娜·彼得勞夫娜說，「非常感謝您，我最好到露天去。夜是這樣的溫暖。」

「至少我可以把我底大氈給您。我有一件厚呢製的奇妙的，溫暖的大氈。可是對您怎麼辦呢，作家同志，不然我也勸您安置在這邊的灌木底下，離壕溝不遠。打一會瞌睡吧。橫豎將軍還沒有來。他去遍巡各個旅團去了。坦克此刻恰好佔領了出發的地位。等將軍來的時候，我讓您知道。晚安。希望明天你有許多的印象。」

「有什麼徵狀顯露出來嗎？」

「是呀，可憐，怎樣告訴您呢？我們緩緩地進攻，他（指敵方），當然，不肯，便要抵抗，非得打仗不可，比方說，他此刻攔住了一條小河，離這裏兩公里，哪，這件事我們當然不喜歡。明天要請他稍微向前一些，愉快的夢想。」

上校喚醒了女打字員，她從頭髮底下用天真的惺忪的睡眼看着他，忿然地將手放在鍵盤上。我們走出去，一面走，一面聽見他口述道：「另一行起。昨夜來敵人的空軍表現了極大的活躍，逗點……」月亮更光輝四射地照耀着，峽谷底山頂在透明的月色的天際黑黝黝



